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 第十六回 盟弟兄同日結良緣 四呆子信口談官格

話說鄭時見了柳無非說話時那種嬌怯可憐的樣子，不但心裡軟了，連帶渾身的骨頭骨節都軟洋洋的了，當即對張文祥說道：「女子的膽量，本來多比男子小，何況是宦家平日不出閨門的小姐，又才經過這般大驚嚇。就是平常的男子，也要嚇得膽破魂飛，手足無措。能像柳小姐這樣不慌不亂，便很不容易了。我等救人救徹，就多坐一會罷，行船不愁沒有睡覺的時候。」張文祥知道鄭時平日對於女色之迷戀，此時心裡雖覺得柳家姊妹，萬分迷戀不得，然口裡不便違背鄭時的意思，說出定要過去安睡的話來。只得依舊坐下，聽鄭時與柳無非互相談論身家遭際。柳無非道：「我姊妹都是在四川生長的。先父在四川做了幾年州縣官，兩位居住四川的時候多，大約已聞先父的名。」鄭時裝作不知道的說道：「我們是做生意的人，平日於官場中人不甚留意，不知尊大人上下是那兩個大字？」柳無非瞟了鄭時一眼，說道：「先父諱灼，字儒卿，丙辰年在綿州殉難的。」鄭時故作驚異的樣子，說道：「我們在外省的時候多，竟不知道家鄉地方的綿州，曾鬧過甚麼亂子？」說時，捏著指頭。口裡念著丙辰、丁巳的輪算了幾下，說道：「怪道我不知道，我從甲寅年出四川，在新疆、甘肅一帶盤桓，直到前年才回四川去。因我的行蹤無定，家鄉的消息，很不容易傳到我跟前來，究竟丙辰年綿州曾出了甚麼亂子？」柳無非黯然說道：「並不曾鬧旁的大亂子。就是近年來在四川鬧得最凶的梟匪，乘先父沒有防備，陡然攻進了綿州城。先父逃已來不及，在衙門口遇著匪首，認識先父的面貌，先父遂被難。」

鄭時問道：「四川的梟匪首的姓名還記得麼？」柳無非點頭道：「匪首的姓名，自然記得。但是那梟匪是四川最兇悍有名的，誰也奈何他們不了。我又沒有兄弟，這仇恨是永遠沒有報復的時候了。」鄭時仍作不知道的問道：「在四川最兇悍有名的梟匪，不是小辮子劉榮麼？」柳無非搖頭道：「不是姓劉的，是姓張的，叫做張文祥，於今還在四川。官兵聞他的名就害怕，多不敢與他對壘。」張文祥坐在旁邊聽了，心裡止不住怦怦跳動，看鄭時行所無事的神氣問道：「尊大人就是張文祥所害嗎？」柳無非道：「那到不是。聽說動手殺我先父的，是張文祥手下一個小匪，先父殉難之後，先母因哀傷過度，不到三年也棄養了，丟下我姊妹兩個。親房叔伯人等雖有，只是不但得不著他們的照應，並欺負我姊妹年幼無知。用種種盤剝計算，侵佔吞蝕，無所不至。幸虧當日隨侍先父母在各州縣任上的時候，我姊妹都曾略讀書史，處理家政，不至茫無頭緒，才能將先父母遺留的財物，略略保存些兒。不過自先母棄養後，我姊妹家居便沒有相關切的家長，究竟諸事都嫌不便，我有姨父姨母住在南京，我只得帶了舍妹到南京去，打算相依姨父母度日。以為由水路直到金陵，是可望一帆風順平安無事的，不料在半路上會有今夜這種險事發出來。若沒有兩位拔刀相救，我姊妹受禍真是不堪設想。」

鄭時謙遜了兩句，將自己和張文祥的身家履歷，隨口編造了許多好聽的說了。二人既更改了名字，鄭、張又是尋常多有的姓氏，柳無非聽了，當然不至疑心二人就是他自己不共戴天的大仇敵，只道鄭時所說的身家履歷是真實不虛的，鄭時說，自己也是大家公子出身，因讀書進學之後，無意科名，又生性喜歡遊覽。就借著經商、好遊覽天下名山大川。柳無非聽了，就笑道：「這就對了，我剛才聽先生說是做生意的人平日於官場中人不甚留意的話，心裡正在疑惑，怎麼做生意的人，有先生這般氣宇，這般吐屬？原來是厭惡科名，借著經商好到處遊覽的。」鄭時的學問，本來很淵博，此時更有意誇示才華。柳無非姊妹都能略通文墨，兩下接談之後，不由得柳無非不五體投地的佩服。

柳無非姊妹雖是生長宦官之家，知書識字，然因柳儒卿死的太早，失去了拘管的人，種種淫詞豔曲的書，遇著便廢寢忘餐的不肯釋手。他母親不識字，以為女兒能發奮讀書，是不會有差錯的。已成年的女孩兒家，裝了一肚皮的淫詞豔曲，安有不心心念念羨慕那些才子佳人呢？加以他姊妹被強盜剝得一身精光的捆縛了，是由鄭時親手解開的，有這一層關係，柳無非心裡對鄭時就不知不覺的親熱了。男女之間，只要雙方都有了愛慕的念頭，便沒有不發生肉體關係的，在鄭時不過因柳無非生得可愛，素來好色的人，不能制止自己不轉念頭，只是還有些覺得自己的年紀，比柳無非大了一倍，不敢希望便成夫婦。不料柳無非因自己曾赤身露體與鄭時接觸，更欽佩鄭時的學問好，並不嫌鄭時年老，竟願以終身許給鄭時。鄭時原是沒有家室的人，自是再得意沒有了。但是張文祥心裡極不以為然，卻又明知鄭時決不聽勸，不便攔阻。鄭時和柳無非都看出了張文祥不願意的神氣，二人商量對付，就將柳無儀配給張文祥。張文祥這時除了與鄭時絕交而外，沒有方法可以拒絕。一個鐵錚錚的漢子，遂也輕輕的被捲入這愛河的漩渦中了。兩真姊妹既嫁給兩盟兄弟之後，便大家計議，恐怕到南京不為林鬱夫婦所歡迎，即決議不到林家去了。依鄭時的計算，逕到山東去找馬心儀，看馬心儀對待的情形，再定行止。柳無非姊妹既嫁了他二人，行止自由他二人作主。去向已定，便望山東進發。

柳無非姊妹陪嫁的資財，都是柳儒卿在四川搜刮的。也有口多萬。鄭時打算到山東後，借馬心儀的門路，捐一個官銜，憑著自己的才幹，也不愁沒有出頭之日。在路上經過了多少時間，這日到了山東。在一家招牌名鴻興的大各棧裡住下，先打發人去巡撫部院裡將施星標找來。施星標這時的氣概，已大異乎從前了。因終日和官僚接近，眼見的是官模樣，耳聽的是官言語，而他又自以為做了巡捕大官、不能不有官架子、官習氣。巡撫部院裡的人，因不知道他的來歷，見他初到的時候，馬心儀立時傳見，並很密切的和他談了一會話，估量必是和馬心儀有密切關係的。官場中人的眼睛最勢利，不要說是和督撫有密切關係的人，全省的官員都得逢迎巴結。只要督撫在閒談中提了這人的名字，或在上衙門的時候，督撫單獨對這人點了點頭，這人便得了無上的榮幸，一般同僚的官員即時對這人就另眼相看了。施星標就因馬心儀對他與一般在部院裡供職的人，略似親切一點，便沒有一個不在施星標跟前獻殷勤表好意的。施星標原本是老實人，看了這些人對他的情形，不知道勢利官場，照例如此，只道是自己的官階比人高，應受一般人的敬禮。

這時他騎來一匹馬，帶了兩名跟隨，自覺很體面的到鴻興棧來。他是個天真爛漫的人，倒還有一點兒念舊之心。見了鄭、張二人，連忙行禮，說道：「二哥、三哥到這裡來，怎的也不早給我一個信，使我好遠些迎接？並且也用不著住客棧，直到院裡去住，多少是好。」鄭時看施星標還是在四川時一般的親熱，便說道：「自家兄弟何用客氣，說甚麼遠些兒迎接的話。老弟知道院裡好住嗎？」施星標笑道：「怎麼不好住呢，難道二哥、三哥是外人嗎？」鄭時也笑道：「老弟還責備我不早給你信，你到山東來這們久了，曾有一個字給我們麼？我和三弟因沒得你的信，委實有些放心不下，只得親來這裡瞧瞧，如何好冒昧徑去部院裡去呢？」施星標蹣跚說道：「二哥快不要提寫信的話了，真是急得我快要死。從前我們兄弟在一塊兒的時候，凡是要提筆的事，有二哥作主，我倒不覺得不識字的不方便。我動身的時候，記得二哥曾叮囑我寫信，那時還沒拿寫信當一件難事。及到了山東一兩個月，差事弄妥了，才想起要寫信的事了，但是我既提不起筆，又沒有知心的人可代我寫，你想我不是急得要死。」鄭時點頭道：「我也想到了你有這一層為難的情形，於今大家都見了面，這些話也不用談了。你且將到山東後的情形，詳細說給我聽，我再告訴你別後的經歷。」施星標即將馬心儀待遇了他的言語、行為，和盤托出說了一遍。鄭時躊躇道：「既是這們一回事，你何以見得我兩人好到院裡去住呢？」施星標道：「這還有甚麼可疑慮的地方。象我這樣文不能文，武不能武的笨人，到這裡沒幾日，也就弄到了這們一個前程，難道對二哥、三哥還不如我麼？放心，放心，於今是我們兄弟應當得志的時候到了。」鄭時見施星標自以為巡捕是大前程，不由得好笑，但也不便說穿，掃了他一團高興。便說道：「能如老弟所說的自是好事，你我都巴不得有一條出頭之路，不過到院裡去住的話，就是大哥吩咐我們搬去，我也覺得不大方便。老弟到這裡坐談了一會，我還沒引見你兩個嫂子。」

施星標聽了，望著鄭、張二人發怔道：「甚麼嫂了？兩個哥哥都在我走後娶了親嗎？」鄭時笑道：「自然是娶了親，否則那裡有嫂子給你引見？」施星標登時很著急似的說道：「這卻怎麼辦，我不知道二哥、三哥都已辦了喜事，有嫂子同來了，一點兒見面禮也沒準備，我面子上不太難為情嗎？」說時，立起身伸手在懷中摸索。大約是打算摸些幾銀兩出來，鄭時忙拉著他的手在身邊坐下，說道：「不要忙，我還有話向你說。我和三弟娶你這二個嫂子的原因，不能不先說給你聽。但是這原因只能向你說，因你和我

們賽過親手足、在一塊兒時候的事，不能瞞你，別後的事不忍瞞你。除我們自家兄弟而外，無論甚麼人都說不得。」施星標道：「那是自然，我到此地這們久了，從不曾向外人漏出半句以前的事，」鄭時接著將七夕在黃鶴樓聞笛，及以後種種經過，詳述了一遍道：「這事可算是弄假成真的，三弟當時果然沒有動絲毫不正的念頭，就是我也不過生性慣尋這種開心，見了可愛的女子，不問成與不成，是要轉轉無聊的念頭的。誰知是天緣湊巧，居然都成了夫婦，若給他姊妹知道了我和三弟的履歷，日後恩愛深了就不要緊，暫時是難保不有些麻煩。」施星標愕然說道：「那回打進綿州，我不是也在內嗎？」鄭時笑道：「誰說不是有你在內，我也，這爭不免有些行險僥倖，但我卻有把握，決不至給他姊妹知道。就是萬一有洩漏的時候，我等男子漢，身上長了一對腿，還怕跑不了麼？」施星標道：「怕甚麼，我們男子總占了便宜。好，就帶我去拜見罷，見面禮日後補來便了。」鄭時因恐怕施星標來了，說話給柳無非姊妹聽了去，特地另覓了一間相隔很遠的房會面。這時才引施星標與無非、無儀見面。施星標見無非姊妹都生提這般艷麗，險些兒看癡了。原預備了幾句吉利話，打算在見面時說的，竟說不出了。鄭時看了他這樣失魂喪魄的神情，見禮之後，便不讓坐，仍到坐談的房間裡來。

施星標突然對鄭時說道：「二哥、三哥的福命真好，簡直是一對玉天仙，凡人那有這樣美貌的。大哥於今共有六個姨太太，都是年輕好看的。在我的眼睛看了，以為生得好的都聚在他一家了。此刻看了兩位嫂子，才覺得那六個姨太太，都是俗不可耐的女子了。」鄭時含笑不做聲，施星標繼續說道：「我們兄弟在川中的時候，都怕家室累人，現在既大家換了局面，我也要留心訪求一個才好。」鄭時笑道：「老弟的事，我當代為物色，包管你得一個稱心如意的人兒便了。」施星標正色說道：「二哥不要多心，我想你們也應該找一個相安的給我快活快活，才對得起我。」張文祥忍不住笑問道：「你這話怎麼講？憑甚麼定要我們找一個相安的給你快活，你自己不會去找的嗎？」施星標漲紅了臉，說道：「要我自己去找，要把兄弟做甚麼。」張文祥大笑道：「把兄弟是專為拉皮條的嗎？你這話真露出你呆子的原形來了。」施星標很要緊似的辯道：「說媒，娶老婆，算得是拉皮條麼？當日拜把的時候，不是擺了香案，一同跪下來發過誓的嗎？那幾句發誓的裡頭，是不是有『有福同享，有禍同當』的話？於今你們都有天仙也似的老婆享福，教我一個人睜開眼睛望著，你們憑良心對的起我嗎？」張文祥聽了，雖是笑不可抑，但也說不出駁他的話來。鄭時哈哈笑道：「呆子何用發急呢，我不是說了包管你得一個稱心如意的人兒嗎？」施星標忽轉了笑容，問道：「二哥這話可是真的麼？」鄭時道：「我何時曾向你說過假話。」施星標喜道：「我知道我自己是一個老粗，人品趕不上二哥、三哥，學問也趕不上二哥、三哥，不敢望有二嫂、三嫂那們美的，不過我現在已有了這樣的前程，若是我的官運好，將來的升遷是量不定的，總要象一個官家太太的樣子，才可以配得上我。」張文祥道：「官太太的樣子，是甚麼樣子，我沒有見過官太太，倒有些分別不出。」施星標道：「說正經話，三哥不要開我的玩笑。一種人有一種人的樣子，三哥這般精明的人還說分別不出，不是存心開我的玩笑嗎？」鄭時知道施星標是老實人，說話最容易認真，便接著說道：「是否官太太的樣子，我一望就分別得清楚，不配做官太太的，我斷不至從中撮合，你只回去多準備些喜酒給我們喝。你是在官場中的人，娶親須得有個場面，不能象我們一般的草率。」施星標道：「話雖如此說，只是二哥一時那裡有一個這們合式的人兒呢，我到山東來了這們久，不曾遇著有相安的人，不相信二哥剛到這裡，便已對中了有可以配給我的人。」鄭時笑道：「你可以不問我這些話，我從來沒有哄騙過你，這一層還不能使你相信嗎？」施星標心裡想著：這話倒是可信，我在四川的時候，許多人都因我老實，每每說假話哄騙我。就是張文祥也時常拿假話來尋我的開心。惟有一次也沒有騙過我，並且因我老實，連笑話都不大向我說。他的話是可以相信的。想罷，就說道：「我不是不相信二哥，是恐怕一時找不著合式的人。」張文祥道：「你只回去準備辦喜事。二哥替你撮合的人，我也知道了，確是再合式沒有，我也能包你稱心如願。」說得施星標如雪獅子向火，渾身都喜得融化了，當下辭別了鄭、張二人，回到巡撫部院，即到上房裡見馬心儀。馬心儀平日也是因施星標誠實可靠，出入必帶在身邊，所以能直接跑進上房去。

這時馬心儀正在檢閱重要公文，忽見施星標進來，臉上喜氣洋洋的，不是平常的態度，料知必是有甚麼可喜的事，隨將手中公文擱下。施星標見左右沒有人，便近前說道：「鄭時二哥和張文祥三哥都來了。二人說本應一到就進來稟安稟見的，因為不敢魯莽，先打發人來叫施星標去。」馬心儀不待施星標往下說，接口問道：「帶多少人來了？」施星標道：「沒帶旁人，只各帶了一房家眷。」馬心儀道：「他們不是都沒有家眷的嗎？怎麼各帶了一房家眷呢？」施星標是素來不會說假話的人，隨口就將鄭、張娶柳氏姊妹的經過，及柳氏姊妹如何美麗的話說了。馬心儀笑道：「你的眼睛裡看出來的美麗，只怕不見得是真美麗吧？」施星標急得竭力爭辯。馬心儀低頭沉吟了一會兒道：「他兩人改了名字很好。不過鴻興客棧裡住的人太雜，種種類類的人都有，在那裡住久了，終恐遇見面熟的人，傳揚開了不是當要的事。你就去向他兩人說，我原想去看他們，親自接他們到院裡來住的，只為有許多不便的所在，不能隨意行動，望他們原諒，即日將家眷、行李都搬到這裡來，且住下再看機會。只須將西花廳騰出，就夠他們兩房眷居住了，西花廳雖是離上房太近了一點兒，好在不是外人，沒甚要緊。」施星標見馬心儀這們話，心裡說不出的高興，一疊連聲的代鄭、張二人道謝。不知鄭、張二人究竟肯不肯到撫院裡來住？且待下回再說。